

後漢書 付五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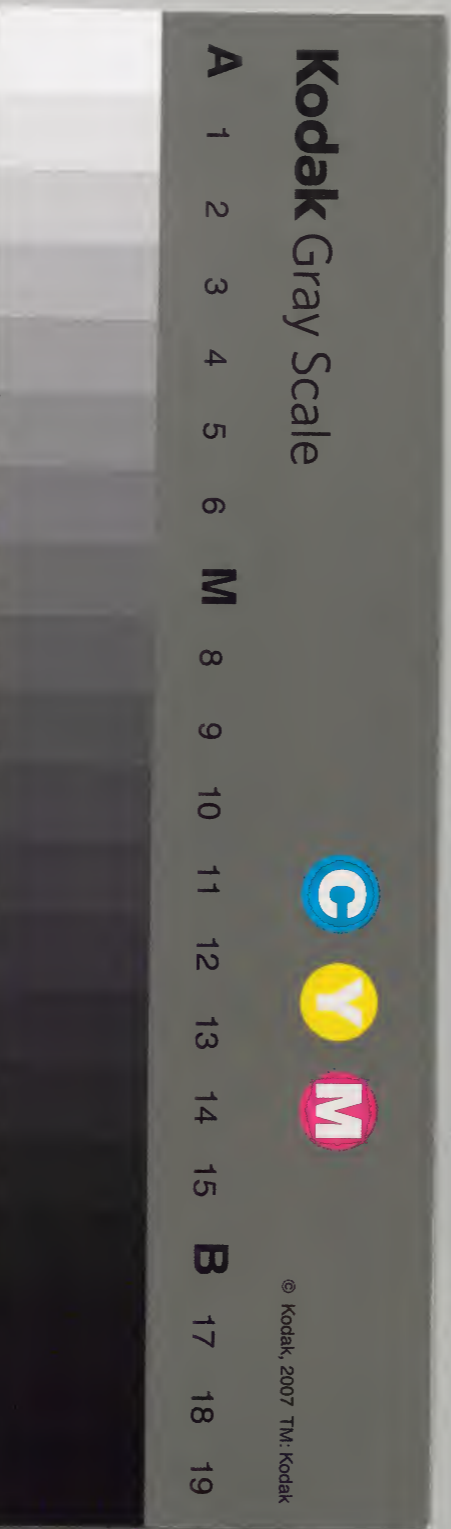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三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漢書
三	五	
九	〇	
函	一	
三	八	
〇	冊	類
架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8
冊數	32 ( 12 )
函號	279 69

共世二  
三史世四号

十二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後漢列傳卷五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

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

尤董閨門之內如官庭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識記為王莽宗卿師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通亦為五威將

軍從事出補丞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

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

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為

後漢列傳

卷五

淺草文庫

漢續曰傳  
無他奇叙  
此創謀事  
點右精神



文心甲成

間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

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

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

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

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

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中徒臣能為

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

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斤

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手得半斤刀光武初

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

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

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

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

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各友因復備言其計光武

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財官都試騎

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林官士是也欲

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

號令大眾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

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歿守密知之欲

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

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請闕

後漢書

卷之五

二

後漢列傳 卷三  
自歸事既未終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歿章  
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  
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  
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官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  
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言  
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  
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

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  
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

立以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  
將軍封西平王軼為舞陰王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

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

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

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

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宮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

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

擊漢中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

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為博山今鄧州

許應元曰  
通字通

時天下畧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目：春有消疾，有瘠首疾。鄭玄注云：瘠，酸削也。自為宰

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

嗣。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李軼後為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

戰歿。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

安眾宗室會見。安眾縣屬南陽郡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

後漢列傳 卷五  
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  
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  
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顧也

光武當與

天啓此家

以定大業

耳區區日

論不足置

列辟之謀

逆又何不

以自照耶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

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微隱謂識文也

莊子曰猖狂妄行易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鄭

玄註云妄之言望人所望直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

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卽史記朱英

曰代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是也汗滅親宗以

觖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之也觖昔

蒙穀召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柘舉吳師入鄧蒙穀奔入官負離次之典

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及鄧五官失法百姓昏

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穀之功與存

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

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奔於歷山也卽

墨用齊義雪燕耻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潛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

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卽墨後齊

田單以卽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

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鄆人常父博成哀問轉客潁川

舞陽因家焉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藉而逃亡

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

人以常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

口號下江兵

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

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

之常與丹卯收散卒入萇谿

萇音力于反

劫畧鍾龍間

盛弘

之荆州記曰永陽縣有石龍山今安州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

眾復振引軍與荆

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

上唐鄉今隨州

遂北至宜秋

續漢志曰南郡

王維楨曰  
黃堯其崔

有宜秋聚

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眾俱敗於小長安各欲

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

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卯共推遣

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

以利合曰從也

常大悟曰王莽

篡弒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

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

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其為丹卯

言之丹卯負其眾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

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

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

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

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

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

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

孫鑛曰議  
論正然語  
却平平氣  
亦不壯

項之執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  
 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  
 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  
 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  
 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  
 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  
 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  
 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  
 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  
 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  
 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  
從命封拜有功  
 封為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  
 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  
 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長甚也言  
苦軍事也每  
 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更經也艱厄謂帝敗小  
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  
 甄阜反上甄阜反上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  
云劉氏真主  
 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  
 朝帝微以責之故下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  
 莫往莫來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  
 悠悠我思

楊慎曰語  
 簡峭有致  
 似大腹



策馬槓也言

下。策馬槓也言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

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始不量愚臣。

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赤胤之難。喪心失望。謂赤胤入長安。

始。被更。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日

明。今得見闕庭。歎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

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陽也。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

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與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

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

為左曹。前書曰左右曹平尚書事。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後帝於

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

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遣南擊

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

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

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

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

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

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六年春

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

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  
位次與諸將絕席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

三獨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朝那縣屬安定郡囂遣

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

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

今易十二年薨于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

封石城侯石城今復州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

隆陽州刺史祖父宏豫章都督光武姊元王

莽未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

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

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

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耻辱上稱江夏卒吏晨更名

侯家承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及光武與家屬避吏

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

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

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驚懼也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

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

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撫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畧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二縣名屬河南郡今鄭州密在滎陽東南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

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

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

房子今趙州縣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

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吳房今豫州縣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

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

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

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四年從幸壽春留

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

之常為冀州高第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十三年更

封南繇侯繇音力全反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

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

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今豫州

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汝土以殷魚稻之饒

流行它郡行饒也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

五年平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傳

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祿府長食官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竟與

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謚曰惠侯

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

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永建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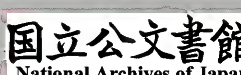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

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

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冲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

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

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



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歙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

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道

聖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

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

青之信楊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

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

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

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畧定帝謀

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

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行貌也音淫東觀記曰狐疑不

也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

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

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

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

許應元曰  
氣亦勁

蘇鑿口平  
接

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名與器不可妄授也

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

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外子故曰外也

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鄙吾也乃殺之楚子聞

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辱况以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

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湏圍中

番湏圍中並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

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日回中在汧汧今隴州徑至洛陽徑直斬囂守將

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畧陽，甚悅。左

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畧陽，畧陽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乃悉

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

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自春

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

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

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

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

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

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

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

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川度不足，然

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

驢四百頭負馱。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

、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

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聚隗

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羗虜

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

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羗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采卿等

襄武縣屬隴西郡

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

流謂流離以就食也

歙乃傾倉廩轉運

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

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

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

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

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

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

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

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

襄骨鯁可任

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

願陛下裁察

又臣兄弟不肖

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

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

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

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羗隴憂國忘家忠孝

孫鑿曰馬援情論雖久而語更

顧起元曰忠勇可掬語之感動



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  
 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  
 縞素臨弔送葬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  
 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今豫州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  
 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褒子稜尚顯宗宜西鄉侯  
 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褒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  
 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  
 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

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

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為長

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

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

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即安帝

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

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

暉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

青  
詳贖布無

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酈吉等以為聖舍  
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  
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酈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  
諧男吉皆幽囚歿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  
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  
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  
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  
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  
宜選忠良保傅補以禮義廢置事重此滅聖恩所宜

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溜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

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傳高梵等梵音扶皆

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殺音丁宗王

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間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

中大夫朱張張音丑第五頡頡音下中故大夫曹成

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侍御

史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

屬光祿也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守丞監守長樂

未央殿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殿令一人長樂殿令一人主乘

與馬也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

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

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

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讎讐外

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

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及當顯明刑

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

然字林曰佛鬱也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肯

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復

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纒大夫乃各稍自引起歷

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

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

震慄及帝崩閔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

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殺諷劉瑋瑗丘弘等

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儀儀音昌施延陳光趙代等並

為公卿任職徵王舅邠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藉

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

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

顯起元曰

病歸第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

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

于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

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議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少

公雖乎宗卿未驗乎信也言蔡少公論議其事王常

知命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款款

君叔斯無言玷玷缺也方獻三捷永墜一劍小雅采薇

定居一初十日記

後漢列傳卷六

鄧禹傳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愛業長

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

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

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

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

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

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

此九口

舊詞無意

據續曰鄧公為東京

元功此傳筆力殊不

稱據班傳亦出孟堅

毛不知何為廼爾

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不然當云欲何為

孫鑄曰此節高客生

平大略也

較之淮陰

登壇數語

覺彼猶聲

聲有奇此

亦由作史

者筆力有

遊若即此

語意稍加

剛潤便顯

生有熱或

猶可觀

帛耳。光武笑，因置宿間語。間私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

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

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措，而不自聽斷，諸將皆

庸人，屈起。屈音求，勿反。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

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

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

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直高祖之

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

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

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

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

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

炙魚上餐，嚼勞免吏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真

天人也。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

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

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

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

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

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

孫鑄曰此節高客生

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  
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  
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  
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眾大集王  
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  
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  
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  
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  
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為祭酒慮字或為慮字馮愔為積

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將軍鄧尋為

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

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王屋縣河東

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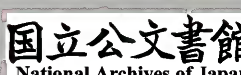
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

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

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今濰州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

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歿會日暮戰罷軍

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



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  
 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  
 因傳發諸將鼓而竝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  
 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  
 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  
 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制屬縣令長  
 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於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爲  
 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  
 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

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

寬也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

哉鄼縣今屬南陽郡襄州蒞城縣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

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欽左輔卽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

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禹

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

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

紀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

孫贖曰此  
 紀綱紀也  
 精神

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在或以勞來之

父老童稚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滿其車下莫不感

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

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

無可仰之積仰猶恃也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

富克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

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

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枸邑縣屬右

枸音荷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

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徽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

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救曰司徒堯也亡

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

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

郡諸縣吏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

欲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

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

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

許應元曰  
論更快

文遠以  
關即地自  
天子矣不  
須用帝字



通起元曰  
總前有體

通敏曰秦  
文多一者  
字軍既飢  
餓例皆食  
秦菜若書  
者字則似  
有不餓者  
矣

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  
 情將其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  
 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情至，洛陽赦  
 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  
 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  
 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  
 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  
 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主劉嘉詣禹  
 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  
 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  
 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  
 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  
 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  
 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激戰，輒不利。三年春，與  
 車騎將軍劉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歿散。事在馮  
 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  
 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  
 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遣禹護復漢將軍鄧

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

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

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高密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

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今密州安丘縣夷安今密州高密縣淳于縣名屬北海郡

今密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

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以特進奉朝請禹內

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

于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

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

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

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之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

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永平

元年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

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

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為能拜

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承

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

軍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畱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

新故曰檢  
和帝紀有  
重子明此  
也  
少一寧字

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  
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  
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襄  
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襄卒長子某  
嗣少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  
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今懷州  
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  
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

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

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  
其次列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  
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  
是為限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祠得紹封也為

越騎校尉康以太后父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  
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  
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  
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者宿皆稱中  
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詭之  
詭罵也音許邁反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  
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



從兄騭誅

騭音質

安帝徵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太僕有

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

曰義侯

楊慎曰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

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

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鄧公

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

方言曰羸擔

可謂識所從會

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

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柁邑

兵散宜陽視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

視音直

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

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

之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

之永平中理虜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

酈元水經註云

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澄

紫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

欲令通漕

水運曰漕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

三百八十九隘

隘音乙賣反

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

騭起音撫之羌胡處情事如

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

隱審量括之也孫卿

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

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

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

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

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

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

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

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

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

邊

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京

於洛陽市藥還遇趙國易陽并載青

鮮卑聞其威

皆不敢南近塞下

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瘥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

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

通書徵免歸閭里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

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

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

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

解仇結婚交質盟詛

鄭玄注周禮云犬事曰盟小事曰詛

衆四萬餘人

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

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

七維校曰  
依此羌  
蠻方清勁

後漢列傳

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

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

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議者咸以羌

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戎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

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

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倘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

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

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

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掠劫奪也又不敢逼諸胡

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言漢家

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

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

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耻病歿每病

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

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

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

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

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寫作鴈斬首虜六百

孫鑛門按  
西羌傳作  
迷吾是迷  
唐叔父此  
流下迷字  
疑衍

後漢列傳

卷六

十一

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也見西羌傳

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

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箠

上以渡河箠木筏也音步住反掩擊迷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

復追逐奔北會尙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

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

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

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

豪帥東號稽顙歸成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

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

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塲壁而已

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羌胡

方畧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爲諸竇所親及憲

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

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四年

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

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

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重訓

若已歿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前訓

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

儁歎息曰此義也儁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

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

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

平壽縣屬北海郡今青州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惲弘

閻惲音閻反

隲字昭伯東觀記隲作陟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

人隲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隲三

遷虎賁中郎將京惲弘閻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遷

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也惲虎賁

中郎將弘閻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隲等定策立安

帝惲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

弟常居禁中隲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

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惲葉侯弘西平侯

西平縣屬汝南郡今豫州閻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食邑各萬戶隲以

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

關詣闕間闕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

晉應元曰  
文興則而  
尚懇至

以下叙其  
錯綜然頗  
而亂

隲字昭伯  
東觀記  
隲作陟



孫鑄曰言無分寸可收採也  
月未光云  
兼而兼也  
變記語

過以外戚遭值明時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

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竝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

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

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仍頓也大開日月之明運獨

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

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

猥曲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前代也

上言安霍禹之退自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

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

子兄弟內相救厲冀以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

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

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騰頻上疏

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

之於是詔騰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

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騰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

尙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

姓苦役冬徵騰班師班還也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

郎將迎拜。騰為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玉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

臣，賜束帛乘馬。

駟馬曰乘。

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

之灾。

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

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人士荒

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騰等崇節儉，罷力

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殺諷。

殺姪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

羊祜、李

邵、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

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騰兄弟竝上書求還

侍養。太后以聞，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

及新野君薨，騰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騰

等既還里第，竝居冢次。聞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

闕，詔喻騰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固讓，乃止。

於是竝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

在特進及列侯之上。

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

后服齊衰。帝絲麻，竝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

帝禁中。

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事代生，武帝時人。

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

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

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隲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

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

喪事中二千石修幕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輻輳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

白蓋車也後以帝師

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

年隲聞相繼竝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薨

之乃封隲子廣宗為葉侯閻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

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

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俱

尚主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竝檢救宗

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

也

隲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龔書

族闔門靜居也

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尙嘗遺鳳馬後

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

周為檻無所見鳳懼

事泄先自首於隲隲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

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歛帝復申前命封隲

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

願起晉  
總有精神

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閔

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未受罰者懷怨恚因誣

告惺弘闇先從尙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

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

奏惺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

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騰以不與謀

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没入騰等貲

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

皆自殺又徙封騰為羅侯羅縣屬騰與子鳳竝不食

而歿騰從弟河南尹豹度遠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

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閭后戚屬得留京師

大司農朱寵痛騰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親身棺也上

疏追訟騰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

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殤帝崩太后與騰定功成

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

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而橫為宮人單辭所

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獄不訊鞠訊

白也

顧起元曰結以此奏有波瀾

孫鑛曰是質直語却以鍊淨見

也鞠遂令騰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謂騰

窮也從弟豹遵暢騰子鳳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

鳳從弟廣宗忠也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

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

歸田里衆庶多為騰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通

迫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

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

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騰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

軍鄧騰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騰兄弟子及

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

仲威京兆人初辟騰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

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

為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閭妻耿氏有節操

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閭後

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

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

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河南尹

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

顧起元曰此段不敘

在中間而作結尾有

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

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

蒙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

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

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孽於嗣君以何則恩非

已結而權已先之

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

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

圖謀也其人既若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枉其本性

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

來寵方授地既害之

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

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

隙開執謝讒亦勝之

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執

悲哉隴惻兄弟委

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

燕也

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

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

嗣乎

今外戚受禍之故

恂之守河

內北跡

何傳文敘

事世折願

埒史傳榮

之上書悲

憤痛切可

與鄒陽獄

中書相上

下矣

孫鑛白論

止而語未

子隋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

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

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

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

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

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

宜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

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墮毀也沮向化之心

主離畔之際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

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

祗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

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

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

谷急况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况曰邯鄲拔起

難可信向拔卒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

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

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

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

顧起元曰  
恂奇快如  
此

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  
 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  
 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  
 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  
 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  
 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  
 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  
 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  
 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連洛

顧起元曰  
此對禹所  
以爲知人  
能在大業

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  
 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  
 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  
 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  
 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  
 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  
之苑多竹篠也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  
 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蘓茂、副將賈彊將  
 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鞏，溫並今洛州縣。臨黃河，故曰鞏河。檄書至



吳奇快

四

恂即勒軍馳出，竝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  
 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  
 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  
 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  
 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  
 公兵到！」蘓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  
 陽，遂斬賈疆。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  
 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  
 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  
 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  
 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  
 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  
 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  
 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蘓茂，威震隣敵，功名發聞，此讒  
 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  
 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  
 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  
 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  
 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  
 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

後漢列傳

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

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

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

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

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

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

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

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

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

謂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

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劔之恂

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

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

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澠池秦

其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蘭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

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秦王不憚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

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

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既

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

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

顧起元曰  
若有嫌却  
如恂之處  
賈復者  
以無憾矣

二雅

後漢列傳

卷六

三

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區區之趙尙有此義吾安可家之急而後私讐也

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於道

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

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

川東觀記曰郡中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淨

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

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

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州黜輕聞陛下遠踰

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誑誤耳狡猾也說文曰誑亦誤也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歿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

乃畱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

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

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

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

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氐及囂

外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

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

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

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為中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

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

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今隴州峻猶

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

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

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

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疆弩西遊隴道連

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

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

有精神

又奇快

顯起元曰  
始終不出  
帝料中

此應元曰  
語甚勁爽

顯起元曰  
了閱華年  
深慮矣

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  
 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  
 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  
 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  
 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  
 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  
 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  
 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  
 恂。閱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  
 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汶侯。汶縣屬沛郡後  
 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今冀州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  
 侯。釐卒。子襲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  
 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  
 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  
 見之矣。

深鑿巨只  
為亡命一  
書遂為禁  
此傳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與  
與黨與也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

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  
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肯持之浸急

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  
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

自亡命中上書曰自出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

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

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

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以無

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支反抵音之氏反青

蠅之人所共構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

使黑汚黑使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

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

墜萬仞之阨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

杵之怒史記曰昔曾參處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

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杵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會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

漢書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孫鑛曰好氣純筆下

龜遺飛沙送石

確其過。實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此若角反。嚴棘謂獄

也。易坎上六曰：繫于徽墨，寘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

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

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昌。死欲詣

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譖諛，張設機網，復

令陛下與雷電之怒。司隸核為應奉、河南尹何豹、洛

陽令袁騰、竝驅爭先，若赴仇敵，讞及死，沒髡剔墳墓，

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齒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

賜反又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大雅

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葦木，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

無辜之害，而與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

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

啓獨觀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

援投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

淹恚不為順時息，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剋，

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

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奢

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奢

孫鑛曰此等却却刻語然却自朴古

楊真曰着  
惡更懷

子員字子晉，秦吳楚購之得。漢求季布，無以過也。季布

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于金，敢舍匿罪三族。臣遇罰以來，三赦再

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案驗也。而陛下疾臣愈

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

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

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牆而有

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

犯元惡大慙。慙，惡也。主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惡也。足以陳於原野，備

刀鋸。鋸，刑也。國語曰：刑有刀鋸。五刑之始，陳於原野矣。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

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

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而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而闔闔九重，闔闔，天門也。陷筭步設

筭也。說文曰：筭，兔網也。音浮。嗟亦兔網也。動行絺羅網

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讐匹

夫讐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眾也。臣

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歷也。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

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雪。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又連年

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春



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議獄緩死

之時易中孚象曰君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三川祝曰政不節

邪包並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以寧風旱以弭

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猶固不為明

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

楚懷王受讒流屈原於江南沈江湖之流子胥

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宰嚭所譖吳王賜

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

無以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流不勝孤死首丘之

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

路之營魂猶營魂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

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然後登金鑊入沸湯

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楚詞曰雖九悲夫久生

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

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

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

使穿井舜為匿筮旁出舜既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

實之舜從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譏申生晉獻公太

旁空出去子獻公用驪姬

五氣詭世  
憤愈哀  
五難復

劉放曰案文議當作生事見左傳臣哀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

義孫鑛曰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何兄弟歿命音蓋使臣一

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歿陳情臨章涕

泣泣血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帝

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啓肇定秦都勲成

智隱靜其如愚子翼守溫蕭公是埏埏等係兵轉食

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後漢列傳卷六終

後漢列傳卷七

馮岑賈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父城縣名今許州好讀書通左

氏春秋孫子兵法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漢兵起

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

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巾車鄉名在父

城異間出行屬縣問出猶微行行音下孟反為漢兵所執時異從

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仇健有武畧綝音丑心反

竝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

讀起元口  
叙戰功詳  
字多難經  
所波處

劉放曰案  
文議當作  
義  
孫鑛曰有  
此文而不  
能動手甲  
竟誅可悲  
可憐然誅  
而文竟傳  
可見文之

為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  
 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

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殿字

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

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

竟字子期山陽人後於赤眉之難詡音虛羽

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子用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禁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為克飽猶言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

武納之至邯鄲遺異與鈔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

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

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

舍舍止至饒陽無萋亭無萋亭名今饒陽縣萋音力干反時天寒烈

眾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

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薊州遇大風雨

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登禹爇火爇音而悅反光

武對竈燎衣燎炙也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沱河

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虜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

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

紀是傳非諸家之書然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

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子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記續

漢書云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進止皆

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

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崧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

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重也別擊

孫鑛曰有此事然後天樹號更有精

孫鑛曰有此事然後天樹號更有精

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今易州又降匈奴于林闕頓

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因從平河北時更

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

陳儵東觀記儵字作矯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

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

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

將軍孟地名古今以為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

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

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

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

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而縛造于

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

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周勃迎代王

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

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

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

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

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

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今長安壞亂赤

孫鑿曰鋒不其銘然亦與淨

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印申屠建

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別異姓竝起是

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

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踰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

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

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

子項伯等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

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

及更始立及其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

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

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

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諭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

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

兩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

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

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大破

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

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

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

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蘓茂將數萬人攻溫

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異

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

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

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詰鄙問

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

穰王胡殷為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天下無主宗

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

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

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

子曰其夢也神交故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

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

夏音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

太中大夫齋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令二百

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

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

劉放曰案夏音又少一軍字通傳中言引軍者甚多

劉放曰案異為五津將軍軍有非也緣下有將兵字

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劍貝謂

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曰作玉貝劍貝謂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

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

必畧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

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救無為郡縣所苦異

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

者十餘輩皆率眾降異東觀記曰黽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流等稱將軍

者皆降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

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

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

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

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

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

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

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

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

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

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

孫鑰曰正  
大有體



馬步走上回谿阪

回谿俗所謂回院今洛州永寧縣東北

與麾下數人

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

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

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

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

見執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

破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

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

終能奮翼暍池

以鳥為喻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東榆

淮南

至於衡陽是謂開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東榆間東榆謂晚

也方論功賞以答大勲時赤眉雖降眾寇猶盛延岑

據藍田王歆據下邳

秦武公伐邳戎致之也隴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

芳丹

據新豐

續漢書

蔣震據霸陵

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故秦芒陽縣

張

邳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

谷口縣名屬左馮翊今醴

縣呂鮪據陳倉角閼據汧駱蓋延據熱屋任良據鄠

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

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

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邴任良共

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

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今鄧州異遣復漢將軍鄧

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蘓臣等八

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

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

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

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

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

眾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將震遣使降蜀其

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

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

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眾其後蜀

復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折其鋒懷來百姓申理

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

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

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

因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

二句字

克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侯。避武帝諱改焉。

受任方面。以立微功。謂西方一面。皆自國家謀慮。愚

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

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

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紛之擾攘之時。豪傑競逐。逐

也。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

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

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

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

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

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

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荆棘榛梗之。既罷。謂以喻紛亂。

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羹亭豆

粥。虘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

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

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桓公格管仲而送

於齊。齊以為相。說苑曰。管仲在。桓公中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醜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

孫鑛曰。東

顧起曰。曰

語意妙甚

多益善相

去天壤矣

異其善處

功名哉

此如

有致

孫鑛曰。妙

有致

有致

有致

有致

有致

有致

有致

孫鑠曰對  
義亦通

射鉤檻車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  
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後數引讎見定議圖蜀

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為隗

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

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

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

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怙快小利怙

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怙復也遂

欲深入若得柁邑二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

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

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

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祭遵亦破王元於沂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

隗囂降與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諸將

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

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

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

孫鑠曰對  
義亦通

孫鑠曰對  
義亦通

孫鑠曰對  
義亦通

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

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

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萊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

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

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

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

濟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鄉異

又擊盧芳將賈贖何奴莫鞬日逐王破之莫音於六反上

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

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

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

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

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

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冀縣病發

薨于軍諡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

弟訢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

東緡縣名屬山陽郡永平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

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坐鬪殺游徼會赦國除永初六

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

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

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

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

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

愍之其餘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

應當統後者分別著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

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也於是紹

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

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

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

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

及甄阜歿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前隊

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莽貳師與此不同漢

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

顧起元曰敘事錯綜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

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

始乃封彭為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

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

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

王張卬與將軍徕偉鎮淮陽。風俗通曰：東越王徕，句踐之後，其後徕為姓。東

觀記曰：徕，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

會春陵劉茂起兵，畧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

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

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

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

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

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

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

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

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

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

右可以為用，乃貰歆。貰寬也。以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

孫錫曰亦  
有變命風  
度

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大

將軍使督察眾營

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

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

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

續漢書曰彭鎮河內

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

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

修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

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

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

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

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

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

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

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

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

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

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

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彭復

詭應元曰  
斃命語



王維模曰  
得境得歸

後漢列傳 卷七

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

上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

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

轅轅歸鄧王更始傳尹尊為鄧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

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

明旦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

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

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犍葉等十

餘城犍縣名屬南陽郡今汝州葉今許州葉縣續漢

平氏棘陽胡陽處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

丘自稱楚黎王畧十有二縣東觀記曰豐即縣人少

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即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董

襲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音求紀反董

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又更始諸將各擁兵

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

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

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涇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

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

耿弇漢中將軍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

劉宏曰  
劉宏

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尅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

奉夜逃歸滄陽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董訢

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駿騎都尉臧宮

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

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

耿弇練曰鄧奉皆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失

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

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

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

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

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惟以讓彭彭懼於是

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今襄

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人歸以告豐豐即悉其

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

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從川谷間伐

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

彭與諸將依山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預為之

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

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并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

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

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

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襄陽者舊記曰戎號周成王

義稱臨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

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

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不如按甲以

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圍豈況吾邪

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

沂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

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

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約龜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

卜降兆中折遂止不降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

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

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

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

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州戎與數十騎

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

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都尉田鴻

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

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荆揚之咽喉喻告諸蠻夷降者

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

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又遣偏將軍賈克移檄江

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

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

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

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曄將兵詣彭助征伐上以曄為率義侯不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

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

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

侯之母方稱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

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

留蓋延耿种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

五 漢書

晉書曰亦  
簡有調兩  
語送為口

後漢列傳 卷之十

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

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

東觀記曰時以練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將行巡周宗

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

隴趙弁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

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門啓在後曰殿東觀

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

後拒全子弟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

得生還也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篲下江

關枋篲以竹木為之浮於水上郭景純曰水中箬筏

後縣南竹即舫字古通用耳篲音步佳反擊破馮

駭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

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

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

竝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敵也爾雅曰楫謂之橈

露橈謂露楫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

也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

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

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

前書鄧通以權船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

黃頭郎權音直教反

郡棹卒多貴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

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

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

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

彭高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

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

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竝進所向無前

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用戎

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官劉歆長

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

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典

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

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

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彭到江州以田

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

攻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關收其米數十

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

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屬犍為郡今資州又遣將侯丹率二萬

續漢書

孫鑄曰餘  
有風神

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伊護軍楊翕與臧宮拒

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都江成

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

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今益州去成都數十里執

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

逆之及彭至武陽遶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

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

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

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毫毛也秋叩穀

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

守枚根自立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貴越嶲夷殺太

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

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今潁川汝陰縣十三年帝思彭功復

封遵弟淮為穀陽侯穀陽縣名屬沛郡遵永平中為屯騎校

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

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為光祿勳杞卒

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賁中郎

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招聘隱逸

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

棘岑君伐之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克斥也我有蝨賊岑君遇之蝨賊

揚慎口語

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狗吠不驚足下生鼈鼈長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

鼈哺食也會哺鼓腹焉知凶災擊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

丁猶當也美矣岑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於音烏戲音許宜反熙卒子

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

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

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

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

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

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

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

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

至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

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

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

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



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

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好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

施第持我書往施用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

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

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羸光武解

左驂以賜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官屬以復後來

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鄒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

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府官

曰卿將軍督我人司馬督不待兵坐復曰俱劉公吏

署報不許也以復為鄒尉上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

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

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

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破猶負也析羽為旌

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

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

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

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

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大饗

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  
 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  
 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郎王尹  
 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  
 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郎最強死為次誰  
 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郎帝笑曰執金吾擊郎  
 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死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  
 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郎連破之月餘尹尊降  
 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

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

新息縣名屬汝南郡今豫州

明年

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

新城今作

關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

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

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

東觀記曰吳漢擊蜀

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

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

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今萊州下密

今青州即墨今萊州挺胡今萊州觀陽昌陽縣東挺

音廷復知帝欲偃干戈修

評應元曰

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

兵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帝深

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

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復爲人剛毅

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

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

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

遇甚厚高密侯鄧禹三十一年卒諡曰剛侯子忠顯

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而

復小子邴爲膠東侯邴弟宗爲卽墨侯各一縣邴

平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畧

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

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

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

次補長吏故各願盡力東觀記不敢入塞曰匈奴

帝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徵爲長

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

議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

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許  
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侍  
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

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兩將

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

誠而降義謂荆人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

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

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柏人縣名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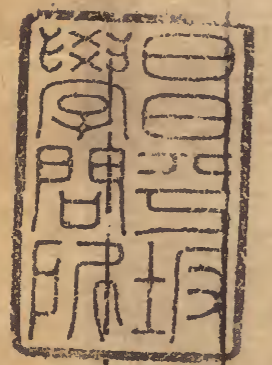
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

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

震敵遠圖謀國

十一日和暖 叔昭未



後漢列傳卷七終

文化甲戌

